

第二十一回 獸畜臣弑母囚妻 犁牛子忠君逆父

話說陳氏姑媳勸胡豹改邪歸正，胡豹道：「母親有所不知，那昏君不念舊恩，聽信讒言，欲召我父子回京殺害，幸得宋瓊大人通知。今又差唐坤提兵，不日將到。孩兒騎虎難下，不得已背城一戰。僥倖勝則為君。」陳氏怒道：「不聽良言，必有敗亡之禍。當日宸濠之事，可為前車之鑒。老身年過九十，死不足惜。獨惜皇姑與眾孫媳，死得無辜，為可憐憫。吾兒何苦累及滿門。」胡豹昂然不聽，皇姑與陳氏苦苦勸諫，多方開諭，總總不從。皇姑忍不住大聲說道：「古雲靈禽尚知報恩，義犬猶能念主。公爺身為國戚，受兩朝厚恩，不思盡忠報國，這還罷了。反不自度，妄圖天位，真禽犬不如。哀家怕你天位未得，必致天誅，你自作自受，毋庸他怨！連累哀家身作逆婦，得罪先皇，得罪主上，得罪天下萬世，且四親九族祖宗墳墓，為你一人慘受誅鋤，試問心頭可過得去否？」胡豹怒道：「可惡逆婦，毒口傷人！孤正初舉義旗，便說許多不利，不念結髮情分，寶劍決不容情！」陳氏早已氣倒在椅上，不住搖頭。皇姑見丈夫昏迷不悟，復細語低言，反覆順諫，胡豹愈聽愈怒，掩耳不聞。雲福勸母道：「父親此舉，眾心相輔。母親不必諫阻，得了大位，母親貴擅椒房，何須如此苦勸？」皇姑怒道：「都是為你畜生行兇，得罪朝廷，激變老父造出彌天大禍！」命取荊條，即將雲福痛打。胡豹重重大怒道：「可惡賤人，屢與孤家作對！」拔出佩劍，揪胸欲殺，雲福連忙跪勸，胡豹只得放手。皇姑大罵不絕，激得胡豹推開雲福，持劍追殺，皇姑急走，陳氏忙起身相勸，豈期胡豹措手不及，將母親殺死，驚得拋劍不迭，跪倒在地。皇姑撫屍大慟，哭畢大罵道：「好逆賊，背君殺母，天地難容！願早被天誅，免致禍延九族！」胡豹按捺不住，拾劍刺殺。雲福上前攔阻，跪下哀求。胡豹怒猶未息，眾丫環亦一齊跪下哀求，胡豹道：「且看吾兒講情，將她鎖禁香房，待孤事平後，再行治罪。」即喝丫環上鎖。丫環無奈何，只得將皇姑拘禁房中。胡豹怒氣匆匆出堂而立，吩咐家人置備棺衾，開喪掛孝。各官聞知，齊來弔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胡豹長子雲光在廣東藩署，連日心驚肉跳，心下驚疑，與夫人李氏在後堂談論此事。忽報父親差人到來。雲光傳見，家人參拜，呈上家書，雲光吩咐下堂酒飯。將書拆看，大驚，氣倒在地。夫人李氏忙上前扶起，眾丫環遞茶相救，少頃，甦醒，把書示夫人，大哭道：「父親造反，有書到來，叫我暗助兵餉。我想從父則不忠，逆父則不孝，事出兩難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老爺出仕朝廷，此身便非胡家所有。況庫銀乃國家軍餉，絲粟不宜動支，莫道取來助逆謀，即取來作朝夕甘旨，亦屬不得。

妾聞父有過子當諫，老爺還須以書止之。」雲光即磨墨揮毫，在案頭寫書一封。其大意勸父改轉邪心，回朝待罪，免至禍貽九族，遺臭萬年。軍餉決不能相助云云。寫畢傳來使，諭道：「回去上復公爺，求依書行事便是。」家人拜辭而去。是晚雲光沐浴更衣，寫告死辭貼，辭別上司下屬，置在案上。囑李夫人道：「我父天性強悍，必不聽諫。我不忍見其敗亡，今晚盡忠。夫人千祈不可回鄉，就居近地，撫養遺孤，隱姓埋名以存胡氏一脈。愚夫受賜多了。」李夫人痛哭相勸，不從。俄而夫人睡熟，雲光望北拜謝君恩，吞金而死。李夫人醒來不見丈夫，起身找尋，見他已死，撫屍痛哭。天明報知上司，各官俱來相驗，問他何故？夫人將遺書呈上，各官嗟歎回衙，有巡撫將情節並遺書拜本回京。李夫人遵夫遺囑，命家人在近地僦居，撫孤守節。胡豹長子之事已經了局。再表他次子雲龍，在廣西梧州總兵官署，見家人胡成到來，把父親書信呈上，雲龍見書不勝氣惱，對胡成道：「父親聽誰唆擺，造此逆謀。難道吾母緘口不言，甘同作逆？」胡成道：「公爺作事秘密，下人不敢傳說，皇姑在內怎知。」雲龍道：「吾母不知，誰道吾弟在家知猶不諫？」胡成道：「三公子不獨不諫，且首作逆謀。據小人看來，這禍端皆因三公子而起。」雲龍問其緣故，胡成把前事從頭直說一番。雲龍怒道：「原來這畜生惹起禍根，父親怎麼這樣昏矇，不綁逆子上朝請罪，還聽唆作逆，禍及滿門。我是朝廷臣子，軍兵是朝廷軍兵，我寧作不孝，毋作不忠。我兵亦不發，書亦不修，你只回去代我傳說，勸公爺把三公子解上朝廷請罪為是。不然禍貽九族，果及宗墳。你速回去罷。」胡成領命而去，雲龍帶怒進入後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